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九



周禮法周官

鄭康成注周禮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天道備矣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攝官分職以法之愚嘗推考載籍判別真偽竊未以斯言為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監兆亂天下蕩搖周公念王業之艱難慮有危於其緒攝行王事負黼宸以朝諸侯制禮作樂頒度量而服天下誕保文武之受命七年而歸政成王召誥曰復子明辟立政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於時召公為左右淮夷及奄於是叛周公親征而滅之五月乃還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歸於宗周董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即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年也而太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宗伯掌邦禮春官也司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

三

蘇論

卷五第廿二天

一

冬官也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乃周禮之六官也然則皆襲周公所制典禮經矣又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禮非惟方始攝位之時蓋在武王撥亂之後成王未立之前損益四代以為已制亦已備矣故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蒞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儻制作未備典法未行能如是邪豈成王始有作之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則成王乃上智之主材器德業當處周公之右豈得謂之中人耶且較之前籍篇第明徹自名語而下凡七篇皆作於周公反政之後豈惟周官乎蓋周官既作而公旦已沒又不聞其始制禮也言之不覆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論道經邦即周禮之任也則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僚使遵守周公之舊章脩方効職而已康成乃謂述天授位周禮之法甚無謂也夫以通儒之才經傳洽熟聞見雜博猶有謬論以至取譏後學惜乎

上好禮則民易使



為國無難而莫難於役人人不可役則尊者不得安於尊卑者不得安於卑則君子小人其體相抗而勞逸之事遂至乎無分故聖人常患天下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故為禮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貴賤之辨使君子勞心於上而安於逸樂尊天下之奉而不以為泰小人盡力於下而安於勞苦應無窮之役而不為恤然後君子不失其養而小人不失其所治安夫貴賤尊卑之理而謂其分之所當然此聖人立禮之大凡也雖然天下之至愚進退周旋未必皆中其節文強而使之入吾教法則必潛紊等差而孰為之服從必上之有所儀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驅率之力可易而無難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謂其祇遜之心生於其中而非出於勉強者也夫上有好則下必有甚焉豈有此先率而彼不樂從者也古之王者未始區區求民之從我而惟忠我之不能自好吾能盡心於禮讓則天下之人所自必於服從不待人提諭而後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責人之不出乎節制之况雖鞭笞捶擊而望其無踰吾知不能為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奉而見慢於嗣子不咎己之不奉父兄而反咎嗣子之不能盡孝於我是亦惑也苟知彼之不易使則莫若先招之能自必於此則彼不待教而自至者也故王者欲使民為禮無以異於是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之莫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予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

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九為君子者皆如顏閔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道沒又成其邪志而死苟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可得而名哉春秋不予宋襄公之為仁也不予晉荀息之為忠也推此而往則凡天下之得為正者庶乎不濫矣

### 孔子從先進如何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大節必見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朝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

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元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元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矣夫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君子之於世也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罍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

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而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者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不責成焉其曰姑用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君子有不言之辯

道足於己則可以成 行成於身則可以志言蓋行者道之實而言者道之寓道備於吾身而遂形之故以為行是道之實已有可見而天下足以知吾尚何事於空言耶唯其道雖其備而行雖其脩然非有勢位以為竦動之具天下之人亦方昧其趨向而吾行為不然必至於此則言有所不免故君子亦有時辯也且君子所以自任於天下者何耶謂大聖人之道吾既得之固不忍私淑一身而必將有以為民物之宜為國家之法而又以為天下萬世之教也然道本不過於仁義禮智之實而其法必始於君臣父子之際吾因其勢位而行之使夫仁足以有愛義足以有制禮足以致天下之誠而智足以成天下之務君臣父子之間凡所以相與者皆有可見則民物之宜國家之法與夫天下萬世之教備具顯白而不可亂是雖未嘗立言以為辯而道之可見者益遠此其不言之辯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呂之為臣先之以脩身終之以為治天下國家而未嘗立區區之言及後世求道者得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呂之身則必篤信而不惑豈非彼亦辯不言歟是則立論以明道固未若行成而道自明執其所是以非衆人固未若忘言而人自歸於是孔子先於野人而其道存於六經孟子終於匹夫而其志見於七篇豈亦喜於為此耶故孔子曰子欲無言孟子謂予豈好辯由是可知彼皆求為君子所得已者不獲而遂至於是矣後之學者不知君子有不言之辯而孔孟非獲已也乃至誠寡而立言多立言多而是非彼此之說異說異而爭起莊生知其辯說之弊卒至於此故為高言以抑之而謂辯也者有不辯也大辯不言其意則欲齊是非隱善惡於不辯之間夫豈知君子之所以不辯者以其行之可見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春秋論十篇

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因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

三蘇論六三

六百二十四字

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原原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其鄭伯也鄙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籩有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籩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朝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朝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朝者無疾而不視朝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

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不郊不從乃免牲者譏上常祀而不譏郊也懸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上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上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取郕大鼎于宋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襄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邕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成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

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噐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於周周武王曰周不受鼎恐天下以噐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噐從各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 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天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哉

三書論六二

五五六一

四

七

曰春秋之盟無信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天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相二年會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相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相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為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

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 黑肱以濫來奔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着言之而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

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其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繆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叔術賢邪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藥盃之不繫于晉歟藥盃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藥盃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不可用矣

###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

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相也如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太山之祊者誰也受太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太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相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相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相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去者見魯之果入太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相二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相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

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曾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反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非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

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強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  
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 春秋變周之文

三家之傳迂誕竒恠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

三集卷六十二

六百甲字

七

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二代而周居多焉況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 春秋何以善胥命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齊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  
書魯侯衛侯齊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  
王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  
協同約言為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  
奪日尋拂違主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  
觀二國之君齊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  
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齊命而已荀卿為之善者取諸  
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  
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  
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  
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  
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相為會其夫之舉也以匹夫  
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  
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  
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齊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  
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齊命耶信斯言也  
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六篇

王者不治夷狄

穎濱先生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也不正終身病焉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  
 作新說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  
 闊至於何休而又特甚於公羊蓋其所習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  
 羊猶未有說也而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  
 公及戎盟于潛時有是事也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  
 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亦未必有  
 所譏刺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也是無所譏刺予奪者也而休必欲其有  
 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  
 是欲自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治夷狄之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  
 用威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宗  
 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與交通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  
 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  
 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不當  
 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征其  
 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  
 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  
 之所役使勞傷而不能自己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  
 聖人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  
 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申縮進退莫不  
 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不可之甚者也治休之學者曰  
 孔子之於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  
 陽末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  
 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至者予何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



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禹之事非臯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熊羆之所能辦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襄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嘗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欲盜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欲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之真偽則鴻在可知而愷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美將以訓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數子之為異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

周襄所以教民之具既亡而戰攻侵伐之事交橫於天下民失其業咸

棄本而爭事於末當世之君子思所以變易其弊而不得其道取之太迫而致之無術故樊遲欲學為農而又欲學為圃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穡之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而何待於其餘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也若迂闊而不可行及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終以無弊者無有能過其說故夫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求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魯之飢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無飢與亂則莫若此二者何者其取利遠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漸今夫樊子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非之以禮義與信世或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子之說則夫農圃之利又有可以禮義取而可以信致之者何者許子欲君臣並耕糞食殮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之以堯舜無所用心耕耘之事堯之所憂者以不得舜舜之所憂者以不得禹禹舜得禹而禮義興行忠信洋溢則夫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何至區區於親治農圃之事真釜鬲圃之憂哉且夫欲致農圃之功而至於親為之者則亦見其淺迫而無術也昔先王之治民禮行而民恭則父子親而兄弟和義行而民服則勤勞不怨而役使如意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親而教化易行三德既行則民可使蹈白刃而況農圃之事哉故曰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弊起如使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耕則夫天下之民又誰使治哉

形勢不如德

觀國者觀其德而已三代之際刑寬而政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以為隔限然而歷世數十長久而無患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而不可犯矣而無所都

處關中天府之國古之所謂百二者也而不能以及遠二世而遠二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此二者猶不可恃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蓋至於易之坎喟然而歎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其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也此天地之所以為險者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所謂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城池之險無以異於丘陵人之所以為險者法制之謂也且夫天下之人其初蓋均焉爾而君至於君之尊民至於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也何哉此法制之力也然猶未足恃也可以制小害而不可以制大害也百姓之心去則雖有地形險固不可執而留眾怒親叛則雖有權勢法制不能服而使故必有非勢之勢非形之形從容無為而深服於人者故於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

三蘇論六十四

四

私

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得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缶缶與拳曲俯仰納約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非以城池之所不能形形法之所不能制而聖人為是優游退讓之德以深服其強很不逞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刑齊斷天下之民欲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而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不能繩險不能拒故聖人在上必有以深結於民使英雄不可得而間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

君子為政權其輕重而量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興天下之大利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如以有小不善而廢其所大善則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立也自三代之亡君臣父子冠昏喪祭之禮日以淪喪至於漢興賢君良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有益於當世也然而拱手相視而不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禮為不可復鳴

呼是亦自輕而已至於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者是過而養人也今法律之過或於殺人然文吏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焉故律令出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法而不敢變先聖之禮是亦畏聖人太甚之過也記曰禮之所生主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夫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雖有不令焉者亦寡矣而何至於重難之耶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於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致其節也葬禮所以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禮所以養人之情而接之於無窮也相見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止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弟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成者也而今者以小節不備之故而闕焉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道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之意用而天下之害起奢者極於奢以傷其生儉者極於儉以不得其欲財用弊而飢寒起飢寒起而盜賊作民日趨於死之地雖日開倉示發府庫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養也古之養人者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足於閭閻之下而無所乏絕夫此之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愷樂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得其欲年穀時熟性情和平而無有勃逆暴慢之節父子之間親愛悅懌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剥牛羊以祭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君臣之間見其君臣相悅親戚相愛及其祭祀宗廟之禮既事而又與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酢至於無筭爵而君臣相與釋然皆醉故為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從而深思揔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愚觀於詩書至於抑與酒誥之篇其所以悲

傷後世之君與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迷荒惑  
號呼倨肆以敗亂其德蓋夏桀之殘商紂之亡未有不始於此故曰百  
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以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  
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則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  
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急亡之患而卒至於  
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而俄至於飢寒者何耶  
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  
何耶是酒病之也脩身之人帶鈞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  
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其命而其道無由也由此觀之  
則是酒者五福之所由散敗而無不至而曰既醉備五福者何也愚固  
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惟悅於下而君臣親族相與偕醉於上醉  
而愈恭和而有禮謬戾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計也用  
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遠而財足為用則非安寧  
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  
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夫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  
以和易其心而又觀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  
極可使遠去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又何足以為君子一二而陳  
於前哉

三蘇論

卷之十一

四六

卷之十一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